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七真因果傳 第二回 萬緣橋呂祖親傳道 大魏村孝廉假中風

了悟猶如夜得燈，無窗暗室忽光明。此身不向今生度，更向何時度此身。

話說王孝廉抱著七朵蓮花，移步下山，忽被葛藤將腳一絆，跌了一跤。猛然驚醒，萬象皆空，卻是一夢。睜眼看時，卻在自己家中書房內臥著。見兒子秋郎站立在側邊，王孝廉咳了一聲嗽，秋郎聽見，喊道：「爹爹醒來了！爹爹醒來了！」這一聲喊叫，驚動了周娘子忙來探問說：「相公酒醒來嗎？」王孝廉曰：「好奇怪！好奇怪！」周娘子曰：「事皆出於自迷，有何奇怪？」王孝廉曰：「卑人明明送客出去，為何還在家中？」周娘子答曰：「官人太放蕩了，你昨日送二乞丐出去，半日不歸，找人探望幾遍，渺無蹤影，是我放心不下，央二叔王茂同玉娃前去尋你，於二十餘里之外，見你倒臥橋上，熏熏大醉，人事不省，僱車將你送回家來。睡了一日一夜，今才醒來，官人從今後當自尊重，酒要少飲，事要正為，來歷不明之人休要交遊，你今受了朝廷頂戴，乃鄉人之所敬仰，若倒臥荒郊成何體統？豈不自失威儀，而取笑於鄉人也。」

王孝廉起而謝曰：「娘子藥石之言，卑人敢不銘心刻骨，我想昨日那兩個難友，定的是二位神仙。」周娘子說：「明明是兩個乞丐，怎麼說是二位神仙？」王孝廉曰：「聽其言詞，觀其動靜，所以知其必仙也。」周娘子問道：「他講了些甚麼言語？做了些甚麼事情？那一點像個神仙？」王孝廉遂將幫湊他資本他如何推卻，次日送他行不數步，就有二十餘里遠，如何作歌，如何贈酒，與其上山摘蓮，臨行之言，從頭一對周娘子說了一遍。又曰：「我才飲他三杯便醉了一日一夜，種種怪異，若非神仙，焉有此奇事？」周娘子言曰：「嘗聽人講，世間有等歹人，有縮地之法，略一舉步便在十里之外，一日可行千里。又以迷藥入酒中，帶在身旁，見一孤商獨賈，即取酒觀之，飲酒一沾唇，便昏迷不醒，他卻盜人銀錢，剝人衣衫，到你醒來之時，無處尋覓。若不慎之於前，終必悔之於後也。」

周娘子話畢，王孝廉自思，娘子終是女流，若與他分辨，定然說不清白，不如順他意見了局此事，便隨口答曰：「娘子之言是也，卑人謹當識之。」娘子退後。王孝廉常獨自一人坐在書房，思想金童無心昌之言，翻來覆去，默會其理。如此多日，忽然醒悟金重二字，合攏來是個鍾字，吳心昌作無心昌，昌字無心，是個呂字。明明是鍾呂二仙前來度我，我今無緣，當面錯過，越越越像，不覺失聲歎曰：「惜哉！惜哉！」猛又想起臨別之言；會期原不遠，只有兩個三，仍從離處遇，橋邊了萬緣。不遠者，必主於近也。兩個三，必三月三也。離處遇，欲知來處，必於去處尋之。了萬緣者，言萬法皆歸之意。想到此，不覺心生歡喜。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瞬息之間，殘冬已盡，新春又來。

一年氣象一年新，萬卉爭妍又一春。

少小兒童皆長大，看看又是白頭人。

且說王孝廉過了新年，一轉眼就是三月，到了初三日，私自離了家，還由舊路而至橋前，等候多時，不見到來，默想形像，心甚誠切，站立橋頭，東張西望，忽聞背後有人呼曰：「孝廉公來何早也。」王孝廉回頭一看，正是去年那兩位難友，忙上前拉著袖襖說：「二位大仙一去，可不想煞弟子。」無心昌同金童到橋頭坐下，王孝廉雙膝跪在面前說：「弟子王吉，肉眼凡胎，不識上仙下降，多有褻瀆，望乞赦宥。今日重睹仙顏，真乃三生有幸，願求指示迷途，使登覺路，弟子感恩不淺。」說罷，只是叩頭。只見二人呵呵大笑，口內金光流露，燦人眼目，俯仰之間，二人改變形容，左邊一人頭挽雙髻，身披敝衣，面加重囊，目似朗星，一部長鬚垂於胸前，幾片鵝毛扇在手中。右邊一人頭戴九梁巾，身穿黃道袍，面如滿月，眼光射人，劍俾一口，果是鍾離老祖與呂祖純陽。王孝廉跪拜，低頭不敢仰視。

呂祖曰：「上古人心樸實，風俗良淳，授道者先授以法術衛身，而後傳以玄功成真。今時世道澆漓，人心不古，若先授以法術，必反誤其身，故先傳以玄功，不假法術而身自安，不用變化而道自成，道成萬法皆通，不求法術而法術自得也。是謂全真之教。」即說全真妙理曰：

「所謂全真者，純真不假之意也。人誰無真心？一轉便非了。人誰無真意？一雜便亡了。人話無真情？一偏便差了。初心為真，變幻即為假心；始意為真，計較即為假意。至情為真，乖戾即為假情。所謂初心者，即固有之心也；所謂始意者，即朕兆之意也。所謂至情者，即本性之情也。心中有真意真情，情中方見真心真意，由真心發而為真意，由真意發而為真情。是情即自然景象，無時非天機之呈露，然則人可不真哉。人不真心，即無真意，無真意即無真情。嘗見修道之士，動則私念迭起，念之私即心不真處，靜則慾念相循，念在欲即心不真處。私欲不絕，發或全無真意，或半真半假，即半真半假之際，正天人相乘之時，是意也，情所不能掩也。驗真道先驗真情，驗真情即可知心真與未真，知意真與未真，故修真之道，必以意始，意誠心亦誠，即心所發之情亦誠矣，誠斯真也。誠若不真，見之於言，則言不由衷，非真言也。見之於行，則行不率性，非真行也。修之者，修去心外之心，意外之意，情外之情，當於舉念發言時，提起天良，放下人心，不許疑二其心，混雜其意，方為真心真意真情，一毫不假，是真道。真道遍行，故謂之全真也。」

呂祖將全真之理說與王孝廉畢，又授以煉己築基，安爐立鼎，採藥還丹火候，抽添一切工夫，王孝廉再拜受教。呂祖又曰：「汝成道之後，速往山東，以度七真。七真者，乃曩昔所言七朵金蓮之主者也。」呂祖叮嚀已畢，即與鍾離老祖將身一縱，遍地金光，倏忽不見。王孝廉望空拜謝，拜畢，猶瞻仰空中，默想仙容，只見王茂同玉娃是來說：「我們奉娘子之命。前來找尋家爺，因疑在此，今果得遇，遂請歸家免懸望。」孝廉乃緩緩而行，一路默記呂祖所傳之道。歸得家來，不入內室，竟到書室坐下。周娘子聽說丈夫歸家，即來看問，見孝廉不言不語，若有所思的樣兒，娘子看罷即勸丈夫曰：「官人屢次輕身出外，常使妾身擔憂，只恐有玷品行，取笑於鄉人，官人屢不聽勸，如何是好？」王孝廉正默想玄功，連周娘子進來，他都不曉得，那裡聽她說甚話來，只是最後，猛聽見周娘子說：「如何是好？」他也摸不著頭腦，隨口答曰：「怎麼如何是好，如何是不好？」娘子見他言語，說不上理路，遂不再言，各自退去。

王孝廉心中自付，這般擾人，焉能做得成功，悟得了道？若不設個法兒，斷絕塵緣，終身不能解脫。低頭想了一回，想出一條路來，除非假裝中風不語，不能絕這些牽纏。想罷，即做成那癡呆的樣兒，見有人來，故作呻吟之狀，又不歸內室去，就在書屋涼牀上臥下，周娘子睹此情形，憂心不暇，一日幾遍來問，只見他日內唧唧噥噥，說話不明，呻呻喚喚，擺頭不已。

周娘子無可奈何，即使玉娃去請幾位與他平日知交的人來，陪他閒談，看是甚麼緣故？這幾位朋友，都是王孝廉素所敬愛，一請便來，當下進得書屋；齊聲問曰：「孝廉公可好嗎？」王孝廉將頭搖了幾搖，把手擺了幾擺，口裡哩哩喇喇，說不出話來，只是歎氣。幾位朋友見他說不出話，一味呻吟，如是有病卻不知害的啥病？有個年長的人說：「我觀孝廉公像是中風不語的毛病，不知是與不是？我們村東頭有個張海清先生，是位明醫，可找他去請他來診一診脈，便知端的。」周娘子在門外聽得此言，即命玉娃去請先生。不一時將先生請到，眾友人一齊站起身來讓先生入內坐下，將孝廉形狀情由對他說明。張海清即來與王孝廉看脈。兩手診畢，並無病脈，只得依著眾人口風說：「果然是個中風不語的病症，只要多吃幾付藥，包管痊癒。」說罷，即提筆寫了幾味藥料，不知醫得好醫不好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只緣武學原無病，非是先生醫不明。